

如歌行板



秋天的纹理 (组诗)

□ 钱国宏

【豆子睁开圆润的目光】

鸟群掠过郊野
豆子
成熟为乡土中饱满的一章
平原上的农人随豆荚一起
蒂落垄间
伏下身去
品读农业的内涵
秋阳明媚
刈镰虔诚地亲近豆棵
以锋利的语速
朗读着丰收
豆子用圆润的目光
阅读每一张汗脸后
再以优雅的姿态
告别垄间
和沉甸甸的十月

【摔花生】

银色的音符
从母亲的指间奏响
秋阳正旺的午后
小园里花生成阵
带着雨水和白露
花生在茧手下长大成人
在泥土的深处把感激串成了
串串饱满的日子 等待品尝
籽粒在指间狂舞
写满笑容的午后
花生的子民浩浩汤汤
枕着突兀的银丘 母亲
正将一个季节摔响
她长满老茧的大手
弹奏着农间
最高潮的一章

【庭院】

有一种节气
从垄间踱至庭院
五谷集结起来
站成农家最愉悦的心情
民谣犹如远古的灯火
在炊烟下闪着金黄的光泽
农业在庭院里栖巢而居
它们唱响之地
碾子愉快地碾过
隐居乡村的庭院素面朝天
它拒绝喧哗和浮躁
只以饱满的体态
诠释丰收的含义
庭院锁住了秋
却锁不住季节的行程
看那檐下的一挂红辣椒
悄然而醒目地
燃着了十月

【村戏】

选择秋季回到家园
与母亲导演草垛旁的大戏
乡亲们是戏中的主角
他们舞动镰刀和扬锨
歌唱土地的四季轮回
阳光 歌声以及生命
在弥漫土腥味的垄间
在堆满玉米秸秆的场院
村戏一年四季都在上演
在农业的舞台上
村戏始终闪烁着正能量
就像一株株高粱
挺直和农民一样的腰身
举着一片火红的意象
不论白天和黑夜
我知道
属于乡下的村戏都那么有味
所以我也甩掉外衣 赤膊上阵
种好我的文字庄稼

古诗词里的立秋

□ 刘笑甫

“是夕凉飙起，困境入幽情”(唐·白居易《立秋夕有怀梦得》)，宋代诗人刘翰，也能在立秋当晚享受“乳鸭啼散玉屏空，一枕新凉一扇风”的清爽(宋·刘翰《立秋》)。

在古代的诗词中，时令之秋往往隐喻着人生之秋，透着一种苍凉之态。唐代诗人李益的《立秋前一日览镜》最有代表性，诗云：“万事销身外，生涯在镜中。惟将两鬓雪，明日对秋风。”作者联系自己一生为官，现如今两鬓如雪，感慨系之，无限悲思。起句感叹人生世事如过云烟，承句感怀镜中之我已老态龙钟，转向自嘲一生所得惟鬓上白发，结句惜时怜己，岁将暮矣，人将老至。

就在众多诗人抒发光阴虚度、感怀悲秋情绪之

时，唐代诗人刘禹锡却独树一帜。他在《秋词二首》的一首中写道：“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这首诗一反往昔悲秋的文人“时尚”，表达了爱秋喜秋的新意境。尽管王维的《山居秋暝》已流露了“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的尚秋情绪，但这还只是一种归隐意识，而此诗却独辟蹊径，气势豪放，立意更深刻了。

立秋之时，暑气未尽，常有“秋老虎”的余威发作，不管怎么热，天气总的趋势是逐渐转凉，立秋后下一场雨凉快一次，因而有“一场秋雨一场寒”的说法。

风起叶落秋来，让我们踏着轻盈的步伐，带着收获的喜悦，走进如诗如画的秋天。

文艺漫谈



一叶梧桐一报秋，稻花田里话丰收。

暑气未全消退，夏天进入了尾声。立秋节气，更是不声不响在一片深绿中到来了，立秋是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三个节气，提醒着人们秋季开始。

打开古诗词，我们会发现似乎古人要比我们敏感得多，一到立秋这天，他们就有秋风乍起，秋雨愁人之竿感。比如，白居易在立秋当晚就能感觉到

梨花趣

□ 鲍安顺

南卫视的一档节目，梨园意指戏曲之意，缘唐代唐明皇经常在一片梨园中唱戏而由来。

梨花之趣犹如春风拂面。“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缕缕如丝，意醉情迷，那春风犹如梨花，那梨花就是春风，趣味盎然于诗中，春天最本色的风光之美也呈现在诗中。

一年春天在云南大理看见了一片茂盛的梨花风光。于是欣然想到一句诗：“梨花似雪草如烟，洱海苍山伴两边。”真是让人流连忘返，那洱海之烟雨朦胧，那苍山之雄壮巍峨，让我在一片梨花盛开的春天里体恤到一种易游天下的怡然自得，还有风情万种的心灵感慨。

甘肃河西走廊上，也盛开大片云卷云舒的梨花，那异域梨花盛开的景致之美，让人目不暇接，流星布云般的神奇，与梨花丛中无数穿红戴绿，五彩缤纷的美女相映成趣，那梨花像星云在流动，那美女们也跟着在流动。

“梨花湖趣事”，是在网络上看到

到的字眼，原来以为有趣可寻，可是只是写梨花的一首小诗，写出的趣味也只是渔翁钓鱼，而不是写出梨花的趣事，我想那钓鱼的老翁头发是雪白的，像梨花，好像比梨花开得更久。“梨花馨”一词也在网络上看到的，那不是叙述一件有趣的事情或故事，那是网虫在瞎贫——根本与梨花无关，那侃的都是鸡毛蒜皮，道的都是指东打西。

一棵梨树上，竟然有成熟的梨子和盛开的小梨花，那相映成趣的影像让人目瞪口呆，那梨果像一个成熟的婴儿，那梨花像少女怀春的羞涩，欲盖弥彰。古语“梅开二度”意指好事再来，而没有听过“梨开二度”，一株已挂满泛黄梨果达三个月的梨树上，又执拗地开出了几朵雪白的小花。有人说跟营养过剩有关，而专家却说，梨树由于大面积落叶，产生了应激反应，这种现象称为“开秋花”——梨树一旦反季节开花，来年春季就不会再开花了，会导致梨树减产甚至绝产，所以果农们都怕梨树开秋花。

“东兰梨花”，景致独特。飘洒的

柳絮夹着雪白的梨花，布满了整个城市，让人在蓦然惆怅中看满城纷飞思绪翻云覆雨，仿佛游走龙蛇般的心情沉浸在暮春时光，感觉城市的繁华与梨花柳絮一般，既是过眼即逝的云烟，也是这一刻人间最美的主题风光——人生因此而叹为观止，生命也因此而似水流年。

“兄红我白两相连”，是说桃花鲜艳绽放之后，李花也随后洁白如云地盛开了。那是电影《刘三姐》中姓李秀才的得意自喻。而我，却曾经把“李花”错当成了“梨花”。

“梨花深处，桃花嫣然”，写得真好。梨花素洁中更有一番清丽，一如素面朝天的女子。我想，醉心欲盖弥彰的《红楼梦》中的史湘云，正如桃花——“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她的心内，眼前尽是美景，不觉让她心醉神迷……而世人都喜欢桃花的红艳傲然，有谁能怜惜白嫩柔美的梨花呢？也不然，风尘过往花欲尽，如果只留下一地梨花，也能够勾兑出人生与生命的喜悦、眼泪与芳华。

秋来断想

□ 朱蕾

操作，似那号啕大哭的婴儿在没有任何预告下戛然而止，散落的是一地的茫然，一地的惊奇和惊喜。

暮色时分，站在高楼远眺，远处的天色像浓墨在泼开，逐渐扩大。在一片青灰阴沉里，橙黄的太阳露出三分之一的小脸，闪过几条鲜亮的光，亮闪了暮色的边界。接着，慢慢地，慢慢地，它就下沉下去，周边天边只留一些光晕。我看呆了，直到光亮的消失。

一切都在此刻静止，一切仿佛从这重新开始。昏黄的灯下，地面上有一些小小的水洼，有一些散落的圆扁扁的小叶子，还有一些掉落的小枝丫。它们太过孱弱，一场雨就打落了它们。不经意一瞥，在地面树叶中，竟有了一片小小的树叶边微微泛了黄。哦，秋天真的来了！晴不知夏去，一雨方知秋来！

秋天伴随着雨声，落叶声，蛐蛐声和风声来了。因为有了几缕清风，有了几滴清凉，谁不喜欢呢？

我静下心来，听风吹过树梢的声音，有鲜明的节奏感。

蛐蛐开始在草丛里吟唱，有合唱，也有有独唱，节奏舒缓，高低分明。立秋后，是它们的天下。它们

的喉咙、胸膛间有太多的关于秋的诗情要抒发。尽管抒情吧，让美妙的音乐喂养秋天，秋天一定会沉甸甸的。

童年时，夜晚回家，在乡间小路此起彼伏都是蛐蛐声。一些调皮的小孩还要在草丛中寻觅蛐蛐出来，用小棍挑逗着蛐蛐作为闲暇时的消遣。儿时懵懂，哪知道蛐蛐是秋的使者。回想起来，那时太幼稚了。

一场秋雨一场凉。起初的几场雨，你感觉不是明显，渐渐地，秋的凉意随雨而来了。裸露的胳膊有些凉了，裸露的腿脚有些寒意，要赶紧穿上衣裳，再也不能和夏季一样那么随意任性了。

伴随着秋雨，树叶开始睡眠。那茂盛的、丰厚的树叶慢慢地飘落，变成一封封写给秋的信笺。大地包容，将它们揽入怀中，倾心阅读，细细构思，酝酿着秋意和诗意。

秋是什么时候跨进门槛的？第一缕风吹树叶时，第一片树叶开始泛黄时，第一个蛐蛐在草丛中鸣叫时，还是第一滴雨开始落下时。只要你喜欢，我们不必探究来的具体时间，具体方位。

时间更迭，季节轮回。秋来，让人惆怅，也让人欢喜。

细雨风铃



夏天，像辞藻华丽的骈文，热情洋溢；而秋天则像一首轻快的歌谣，清爽宜人。

热浪滚滚，蝉音喧嚣，惹人心烦。明晃晃的阳光肆虐在水泥地上，炙烤着人的脚背；密密的树叶在烈日炙烤中蜷曲，发焦；人裸露的肌肤被晒得发疼变黑。当你受困于热浪舔舐中没回过神时，突如其来的暴雨拉开了秋的序幕。

几粒豆大的雨滴砸到地上，散落一地的铿锵，挖出一个一个“小坑”。仔细谛听，仿佛高明的指挥家把音乐引向高潮。雨打在铁栏杆上“噼里啪啦”，宛如狂浪淘沙；雨甩在香樟树上，拍打这树干左右摇摆；雨粗野地撒住花草娇弱的身躯，让它们瑟瑟发抖。

蓦地，雨声细小，那狂躁的暴雨变成了纤纤的雨线，浅唱低吟，有了秋的节奏，秋的味道。这一通